

徐則林

京 剧

张 艾 丁 編 剧

剧中人物

王 成——穆彰阿私邸总管事。

琦 善——号静菴，大学士，直隶总督；后任欽差大臣，两广总督。侯爵。

穆彰阿——号鹤舫，大学士，军机大臣。

郭士利(Charles Gutzlaff)——普鲁士籍传教士，英国大鴉片販子
查頓(William Jardine)及英国領事义律的代理人。

黄永安——广州老漁民。

黄凤英——黄永安之女。

李万全——黄永安之内弟。

刘大寿——青年漁民。

韓肇庆——广东督标总兵。

余保純——广州知府。

伍紹荣——“商名”伍浩官，广州十三洋行行商之領袖（“总商”）。

顯 地(L. Dent)——英国大鴉片販子。

什 役——在英国商館服务之中国人。

吐 哪——美国駐华領事。

义 律(Charles Elliot)——英国駐华領事。

參 孙——英国駐华副領事。

梁星源——南海知县。

张熙宇——番禺知县。

梁宝常——广东布政使。

王廷兰——广东按察使。

英 隆——号菊人，广东右翼副都统。

奕 湘——广东左翼副都统。

邓廷楨——号懈筠，两广总督；后调闽浙总督。

一 怡 良——号悦亭，广东巡撫。

关天培——号滋圃，广东水师提督。

豫 坤——号厚菴，粤海关監督。

錢 江——号东平，林则徐随員。

何大夷——号耆年，林则徐随員。

林则徐——号少穆，欽差大臣，后任两广总督。

麦廷章——游击。

白念章——守备。

张殿元——守备。

鮑 鵬——先为英国大鴉片販子顛地之倖童，后为琦善之通事。

孙长庆——关天培之老仆。

青年甲、乙、丙。

男孩

老人

老妇人

少妇

兵士甲、乙。

中軍

戈什哈數人

船夫二人

時 間

道光十八年至二十一年（1838年至1841年）。]

地 點

北京——廣州

第 一 場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日）深夜。

幕啓，大學士軍機大臣穆彰阿私邸的外書房。正打三更。穆相府總管事玉成引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上。

玉 成 琦侯爺，您先在這裡坐一會。穆中堂正在內書房寫奏摺呢，馬上就來。

琦 善 好吧。

玉 成 （倒茶）您喝茶。（遞水烟袋）您吸煙。

琦 善 玉總管事，您就別張羅了。

玉 成 侯爺。往常一打二更，我們中堂上床就睡——几十年的老規矩了。可是，今天下午，他老人家從

宫里回来，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一句话都不说，直生闷气。

琦善 哦！

玉成 后来，他老人家独自一个，关在书房里，也不见人，也不吃饭，就这么写呀写的，一直写到现在——三更都打过了。

琦善 嗯。

玉成 要不是中堂预先吩咐过，说只要琦侯爷一来，马上就回去回禀，谁敢上去碰钉子呢！

琦善 嗯。

玉成 琦侯爷，出了什么事么？

琦善 没有什么。

玉成 依奴才之见，停一会中堂出来，侯爷还是多给劝劝。年纪大了，又生气，又不吃东西，弄坏身体，可不是闹着玩的。

琦善 你放心吧，玉总管事。我一来，他老人家的气，就会消了的。

玉成 谢天谢地，但愿如此！

从外面传来了穆彰阿的咳嗽声。

玉成 侯爷，我们中堂下来了。（挑门帘后，下。）

穆彰阿上

穆彰阿 对不起，静翁，让你久等了。

琦善 （上前）琦善给老中堂请安！

穆彰阿 （还礼）谢谢！请坐！——静翁，你看！（递过奏

摺草稿。)

琦善 (念) “大学士、軍机大臣臣穆××跪奏：窃查新任欽差大臣林則徐……”——怎么，老中堂还是要上摺子，請皇上把任命林則徐为欽差大臣的成命收回么？

穆彰阿 嗯。

琦善 (摇头) 老中堂，咱們皇上的脾气，您是知道的；您想，今天才下的上諭，皇上能收回成命么？

穆彰阿 我又何尝不知道呢？可是，靜翁，这口气实在难以容忍啊！你想我們大清自从开国以来，已經一百多年了，从来还没有派汉人当过欽差大臣呢。这一次，咱們的皇上，不但召見了林則徐十几次，又賞他在紫禁城內騎馬，并且还頒給欽差大臣关防，派他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这簡直是件破天荒的事情么！

琦善 是的，是的！

穆彰阿 靜翁，您看那些汉員們，一个个揚眉吐气，簡直都有点得意忘形了！

琦善 不錯，不錯！

穆彰阿 所以，我才不顧利害，給皇上上摺子，請皇上收回成命！

琦善 目下时机不对，現在递上去，請恕我冒昧，是会碰下来的。

穆彰阿 可是，您知道：皇上派姓林的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就是要查禁洋商的鴉片走私啊！

琦 善 这是很明白的。

穆彰阿 而根絕了鴉片輸入，對於我們——你、我，甚至於皇上自己，都是大有損失的。

琦 善 這我太明白了！老中堂請想，除去廣州，最大的鴉片市場，就屬我們三津了，我是直隸總督，近水樓台么，當然是要先得月的。難道我是個傻子，還願意自砸飯碗，去喝西北風么！

穆彰阿 所以對於禁煙，我們不但不能贊助，而且還非得設法阻止不可！

琦 善 老中堂，咱們皇上會永久禁煙嗎？

彰穆阿（搖頭）不會。因為，真正禁了煙，皇上也有很大的損失。

琦 善 可是，目下，皇上正在勁頭上，現在要想讓皇上把林某人的欽差大臣撤回來，是辦不到了。

穆彰阿 您是說，我們得從其他方面下手了？

琦 善 對。

穆彰阿 今天晚上，您不是去看過林則徐了么？

琦 善（生氣）老中堂，不提他罷！

穆彰阿 當初您任兩江總督的時候，林則徐是江蘇臬台，您還保舉過他——對於您這個老上司，他總不好意思給釘子碰吧？

琦 善 提起來真氣死人！（唱）

我奉命去把那林某拜望，
奉勸他到廣東休要逞強；

那洋人船坚炮猛性情莽撞，

无端的启边衅其罪难当！

穆彰阿 对啊！要是惹起了对外交涉，林某人他可吃罪不起啊！——他怎么说呢？

琦善（唱）他說是受大恩应报皇上，
鴉片烟关系到国家存亡；
因此上对禁烟絕不退讓，
更不怕洋人們如虎似狼。
只要是福国利民人心欢暢，
縱然是粉身碎骨又待何妨！

穆彰阿 官場中居然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真正可恨！

琦善 哼！既然有皇上撑腰，又有黃爵滋等一般禁烟派为之帮腔，当然就要端起架子来了！何况这个家伙又是有名的怪物呢？

穆彰阿 这样看来，目下我們是束手无策了！

琦善 办法还是有的。不过不能操之过急而已。

穆彰阿 靜翁有何高見？

琦善 我給老中堂带来一位客人。

穆彰阿 誰？

琦善 郭先生，

穆彰阿 是那位传教的洋人郭士利先生么？

琦善 正是此人。他現在府上的外客厅里。

穆彰阿 来呀！

玉成上。

玉 成 奴才侍候中堂！

穆彰阿 快到外客厅，把那位洋大人請来！

玉 成 奴才遵命！（下。）

穆彰阿 靜翁！郭先生此来，一定另有高見吧！

琦 善 不錯。这位洋先生，消息灵通，主意又多，可
真了不起！

穆彰阿 一个外国人，对于我們中国官場情形，居然熟
悉異常，真是难能可貴！

琦 善 要不然，他一个普魯士人，如何会做了英国領
事义律先生的代理人呢！

玉 成 （在內）洋大人到！

穆彰阿 有請！（与琦善一同出迎。）

郭士利上。

郭士利 穆老中堂，郭士利給您請安！

穆彰阿 （还礼）郭先生，不要客气！——怎么？郭先生
也穿起我們中国的官服来了？

郭士利 貴国有句俗話：入乡随乡。我們既来中国，当
然就要随中国之俗：衣中国之衣，而食中国之食
了！哈哈哈！

穆彰阿 真是妙人妙語！哈哈哈！

琦 善 老中堂，郭先生这样装束，出入你我府中，才
較為方便。

穆彰阿 不錯，不錯！郭先生，請坐。

郭士利 老中堂，琦侯爷，請坐！

穆彰阿 郭先生，讓你久等了。

郭士利 老中堂，不要客气！我在您的客厅里，还讀了几篇好文章。

穆彰阿 請問：什么好文章？

郭士利 你們新任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奏摺。

穆彰阿 郭先生对于林則徐放了欽差大臣这件事，有何看法？

郭士利 这一回，你們皇上是讓一些汉人給包围了。这些汉人，文章写得都很漂亮，特别是这位林欽差，不愧是大手笔！請听听他在这馳名中外的奏摺中的名句吧：（拿出記事冊，念）“……烟不禁絕，国日貧，民日弱；十余年后，豈惟无可筹之餉，抑且无可利用之兵。”——不錯，白銀都买了鴉片，那里还有餉可筹？人人吸食了鴉片，那里还有兵可用？这篇文章写得再好，难怪你們皇上大受感动，要來禁烟了。

穆彰阿 这一次我們皇上是下定决心禁烟了。

郭士利 是的，目下正是禁烟派得势的时候，可是我絕不相信：你們的皇上，会下定决心，禁烟到底的。

穆彰阿 为什么郭先生会这样想呢？

郭士利 不但我这样想，恐怕老中堂和琦侯爷也是这样想的吧？哈哈！

穆彰阿 如此說来，对于此次禁烟，我們是可以不聞不問了？

郭士利 （摇头）不然！目下，在你們貴国，禁烟的呼声

很高——这就形成了一种力量；而这一力量的代表又是林欽差。你們这位林欽差，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穆彰阿 郭先生对于林則徐，也是早有所聞么？

郭士利 当然！对于他的一切，我們都很感兴趣。比如，他在湖广总督任內的禁烟，我們的教会，就都有詳細的报告。

穆彰阿 哦！

郭士利 所以，虽然你們的皇上，并不一定决心禁烟；但是派了这样一位欽差大臣，我們的前途，也就并不乐观了！

穆彰阿 郭先生有何高見？

郭士利 二位老大人！（念）

提起了鴉片貿易，
对于你們皇上是大大有利。
現在是大勢所趨，
这才把鴉片来戒（讀忌）。
禁烟派大为得勢，
林則徐如虎添翼；
根据他过去的成績，
一定要頑固到底！
因为有輿論在支持，
皇上也只好假装生气！

穆彰阿 郭先生言之有理！

琦 善 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郭士利 (念) 請你們要赶快把步驟来拟，

手段可要力求隱秘。

把禁烟派狠狠打击，

把禁烟派一律排斥！

还要讓皇上提高警惕，

就說是滿和汉并不一致；

林則徐是汉人所期，

对滿人可并无利益。

只要是常将此話来提，

日久了就能达到目的！

穆彰阿 郭先生想得真是周密異常！

琦 善 郭先生的計劃很好。我也有个办法，不知可否
同时采用？

穆彰阿 靜翁有何妙計？

郭士利 敵人愿聞其詳！

琦 善 要想打垮禁烟派，就得讓林則徐在禁烟上碰
到硬釘子。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得仰仗郭先生
了。

郭士利 只要与我們的事业有利，我是万死不辞！

琦 善 請郭先生馬上到广州去見英国領事义律先生，
請他对林某采取强硬态度，就是訴諸武力，也在所
不惜！

郭士利 可是要英国出兵打仗，并不簡單，必須国会投

票通过才行。

琦善 我的好先生，用不着那么费事！只要让你们义律先生带上一两只兵船，向广东海岸开上几炮，轰倒几处房屋，打死几个老百姓，这就行了。请想林则徐就是有天大本领，无奈手下兵将无能，军器陈旧，眼瞧着英国兵船开炮，自己却束手无策——到了那时，我们就向皇上报告：由于林某办理不善，这才激起英国人的愤怒。这样一来，定可把林则徐赶走。他一走，烟也不禁了，鸦片贸易，自可蒸蒸日上——不知郭先生和老中堂以为如何？

穆彰阿 太好了！

郭士利 太妙了！事不宜迟，我就立刻乘船南下，到广州去见英国领事义律先生。

琦善 我们也要立即准备起来！

穆彰阿 对！我也写信通知广州方面我们的人，尽力协助！

郭士利 事已商妥，就此告辞！

穆彰阿 且慢！郭先生，这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我们居然想出了对策，真是可喜，可贺！就请在舍下吃个便饭，我们同饮三杯，以资庆贺；不知郭先生肯赏光否？

郭士利 贵国有句俗话：“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叨扰了！

穆彰阿 哈哈！好一个“恭敬不如从命”！——来人

呀！

玉成上。

玉 成 奴才侍候中堂！

穆彰阿 吩咐开飯！

玉 成 奴才已經准备好了！

穆彰阿 有洋大人在座——

玉 成 回禀中堂：白兰地，威士忌——应有尽有！

穆彰阿 好！——（向郭士利、琦善）請！

郭士利 請！

琦 善 請！

——幕落

第 二 場

同年十二月初五日。

二道幕外。老漁民黃永安提籃上。

黃永安 （唱）英國鬼子把鴉片販。

害我人民賺我錢；

橫行霸道無人管，

槍殺我兒在珠江邊。

今日腊月初五，是我兒鳳鳴逝世周年。我在鎮上买了一分香烛，准备回家祭奠一番。現在天色已晚，

待我赶回家去。(唱)

无情光阴快似箭，
至今已有十八年。
买得香烛回家轉，
要将我儿祭一番。(下。)

二道幕啓。广州城外珠江边的茅屋，黄永安的家。

黄凤英上。

黄凤英 (唱) 夕阳落鳥归巢黄昏滿院，
珠江边四下里飘起炊烟。
我已然安排好上供的菜飯，
老爹爹回家来祭奠一番。(补魚网。)

李万全上。

李万全 (念) 老鴉回窩黑了天，
村头来了我李万全。
自从我吸上了鴉片烟，
一份家业全搞完：
先卖房，后卖田，
卖了老婆卖儿男；
无牵无挂光棍汉，
破庙以內把身安。
吃的喝的倒好办，
鴉片癮发苦难言；

癮發難以顧臉面，

只好是——

討討要要，偷偷摸摸的混幾天。

今日手中不方便，

剩下點煙灰也全抽完。

呵欠接連打不斷，

鼻涕眼淚賽噴泉；

哆里哆嗦直打顫，

再不設法性命險（讀玄）！

左思右想沒法辦，

只好是——

硬着頭皮，老着面皮，

去找姐夫黃永安！

提起我姐夫黃永安來，一向待我不錯，自从我吸上大煙，他就把我接到家里，想盡方法，勸我戒掉。也是我沒有志氣，屢戒屢吸，姐夫一氣，將我趕了出去，不讓我再登他的家門。這個老家伙，說得出就作得出，因此我一直沒敢再去找他。今天我實在走投無路，只好硬着頭皮前來；我想念在我死去的姐姐分上，他也許能周濟于我。——到了！（進門）

鳳英！

黃鳳英（驚起）啊，你——

李萬全 鳳英，是我！

黃鳳英 舅父！——請坐吧！

李万全 (坐) 你爹不在家么?

黄凤英 到邻村去了, 就回来。

李万全 哦。(打呵欠。)

黄凤英 舅父, 您还没有戒烟么?

李万全 唔, 正在戒着。

黄凤英 舅父, 您还没有吃饭吧?

李万全 唔, 我不饿。

黄凤英 您先坐一会, 我给您端饭去! (下。)

李万全 (打呵欠) 啊呀, 真要命! (看见香爐) 这个铜香爐, 拿出去, 一定可以换两口过过瘾! (见四外无人, 偷香爐, 溜下。)

黄凤英 (端饭上) 舅父!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个人啊!

黄永安上。

黄永安 (唱) 心情沉重脚步慢,

暮色苍茫转家园, (进门)

凤英!

黄凤英 爹爹回来了。

黄永安 回来了。

黄凤英 爹爹, 香烛呢!

黄永安 买回来了。(取出) 拿去吧。

黄凤英 (走到桌前, 发现香爐不见了) 爹爹, 我们的香爐呢?

黄永安 香爐?